

草月译谭

舞姬

森鸥外

Mori Ōgai

舞姬

郭玉珊
译

本书由小知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代表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版权登记 图字: 07-2010-283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舞姬 / (日) 森鸥外著; 郭玉珊译.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11
(草月译谭)
ISBN 978-7-5534-0139-3

I. ①舞… II. ①森… ②郭…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7144号

舞 姬

作 者 [日] 森鸥外
译 者 郭玉珊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丛书顾问 李长声
丛书主编 田 原
策划编辑 聂文聪 渠 诚
责任编辑 顾学云 曲珊珊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5
版 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 100052
电 话 总编办: 010-63109269
发行部: 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beijinghanyue.com/>
邮 箱 jpg-bj@vip.sina.com
印 刷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ISBN 978-7-5534-0139-3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仿佛	〇〇一
堺事件	〇三三
舞姬	〇六一
老爷爷老奶奶	〇八五
余兴	〇九七
泡沫记	一〇五
鸡	一三一
阿部一族	一六一
寒山拾得	二〇一
寒山拾得缘起	二一三
森鸥外年谱	二一九

仿
佛

早晨，侍女小雪给火盆加火时，夫人一脸不安地说：“秀眠房里昨晚又点上电灯了，是吧？”

“噢，是这样吗？刚才我给煤气暖炉点火时，电灯已经关掉，他正在床上抽烟。”

小雪回答道。她想起来刚才开门进去时，香烟的烟火在寂静黑暗的房间中，隐隐透出一点光芒。她常在这时想起一些微小的事情。今天早上也突然想到，然后又将要说出口的“噢”吞了回去，接着又想起这瞬间的事。

“是这样吗？”夫人说道。小雪把火生起，将巨大的火盆中那纯白的烟灰整齐地盛起放在一旁，夫人一脸不安地目送她离去。宅邸里的煤气可以自由使用，夫人让她上楼，然后自己在一旁烤火。

宅邸内不论哪一间房间，都是整夜点着灯。但是秀眠就

寝时习惯将灯全部关掉，如果灯点着就知道他又通宵读书。夫人半夜起来上洗手间时，在走廊上看到从秀眠的洋式房间窗缝透出灯光。

秀眠从学习院进入文科大学，在历史系以极优异的成绩毕业。他有意将本国史当做自己毕生的事业来研究，因不想草草下笔了事，所以毕业论文是从古代印度史中选了名为“伽腻色迦王^①与佛典结集”的主题。因为关于阿育王^②的事至今仍是个谜，而且也未曾有人研究。以前并没有人在这方面做过研究，秀眠一步一步走得非常艰辛，他认为这是因为不大懂梵语而无法下正确判断之故，于是急忙前往高楠博士那里，了解梵语研究的入门。但是这种学问并不是三两下就可以学会的，而一点一点地了解只是徒增困难而已。即使这样却仍不放弃，在他的努力之下，许多问题总算解决了。虽然秀眠对自己率真、不带修饰的记述十分不满意，但比起之前的毕业论文已经是大不相同了。

从这篇毕业论文产生问题时起，秀眠虽然没有生病，却显得精神不济而且脸色苍白，眼睛也是异常地闪烁。从前就很少和大家来往的他，这时更是远离社交。在五条家，从夫

① 印度贵霜王朝的第三代。关于年代众说纷纭，但以在二世纪中叶在位二十三年（？）之说较为可信。传说他保护佛教，在位期间作第三次佛典结集。

② 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公元前268至232年在位），印度统一后的第一位国王，他定佛教为国教。

人到大家都非常担心，要他去看医生。“我没有生病。”他总是这么说，就是不肯去看医生。夫人在青山博士来时悄悄地问他。青山博士一脸惊讶地说：

“是秀眠吗？没有经过详细诊断也无法确定。嗯，是这样啊！他认为没有生病所以不用看医生啊！或许是这样吧！我之前就看过很多这样的例子，稍微有点成就的学生在毕业前后都会这样。每年毕业典礼时，我都在一旁观看，可以领到时钟的优等生大概都像秀眠这样，我认为只要不昏倒就可以了。虽然说有一点神经衰弱，但也没有大碍。毕业后就好了。”

夫人也认为可能是这样吧！压抑住担忧的心情，努力自我安慰地想迟早会好的、迟早会好的。看不到秀眠的时候，就反复回想青山博士的话：“原来如此啊！秀眠哪里有什么病，没关系，迟早会好的。”然后秀眠又一脸苍白地出来，说些心不在焉的话，随即保持沉默。如果对他说话，他就空洞地说些好话敷衍一番。不知怎么，总觉得自己的话像是小孩用吹筒吹出的箭，碰上铜像就又弹了回来。一看到这种情形，好不容易被青山博士的一番话所建立起的信心，开始动摇，夫人又担心起来了。

秀眠一毕业就到国外留学。成绩和秀眠不相上下、也是以优秀学生身份领到银钟的同系新学士应该被文部省派到欧洲，但因有人在欧洲尚未回来，所以没有经费，在这段等待的时间，五条子爵户长就让秀眠先出发了。子爵经济不虞匱

乏，因此让嫡子到国外求学并不是什么难事。

从计划要去国外开始，秀眠精神就恢复了，不论是从途中寄回的信，还是到柏林后才写的信，看来无一不是对四周的事物抱持高度兴趣。在印度的港口看到像鱼一样潜进海里才能得到银币的黑皮肤小孩；在塞得港上岸后看到像Stereotype^①笑脸迎人的女艺人，演奏各式乐器的国际团体；第一次在马赛西方的小镇上散步，走进一家信用良好的商店，选购所谓不二价的商品，想要就这样提回去，但作为一个绅士，实在不想提着这些东西在街上逛，店家表示可以提供送货到府的服务，于是就拜托他们，然后就离开了，回家时东西早已送到；停留在巴黎期间，有位同族的少爷带他去欣赏歌剧，在剧院大厅有位贵夫人过来不知说了什么，少爷一副冷淡地告诉她，他们不会说法语，为了让那一脸茫然的女人听见，特意提高声音说：“Tout ce qui brille, n'est pas or.”^②到了柏林，写些印象深刻的琐事，子爵夫妇觉得十分有趣。子爵买了一张三省堂的世界地图给夫人，每当有电报或书信时，就用铅笔做记号、画线，告诉夫人秀眠到了这里，经过了这里。

秀眠在欧洲柏林待了三年。第三年在艾里希·施密特校长的带领之下，正好是庆祝建校三百年的那一年，秀眠手上也拿着带护把的火炬，加入一群拿火炬的人群中，在柏林镇

① 法语，千篇一律。

② 法语，会发亮的东西不一定是钱。暗指就算打扮得和贵妇人一样，实际上可能并非贵妇人（或许是妓女之类）。

上游行。在大学的这段期间，秀眠将所听的课程尽可能详细地告诉子爵，其中有像讲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宗教改革起源等的历史课程，也有像讲历史研究原理的抽象史学课程，还有民族心理学及神话成立等。有所谓实用主义在哲学史上地位的课程；也有一位副教授主讲所谓弗里德里希·黑贝尔文艺史方面的课程。还有比较不相关的神学系的寺院史及教义史的课程。每一学期都像这样，对其专业知识从不插手的子爵来说，只知道他也学了与自己研究无关的学科，总之就是学了相当繁多的知识，子爵并不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好。让儿子上大学、留学，并不是希望他从事什么专门的工作。继承家督之后，恐怕会成为皇室的保护者，虽然是从事和自己身份相称的工作，但有点基本的见识还是好的。因此让他接受比普通教育更高的教育。他认为让秀眠依自己的志趣选择学科比较好。

在柏林期间，秀眠写信提及学者的传闻时，曾数度称赞艾里希·施密特的文采以及口才。此外，更屡次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论及神学者阿道夫·冯·哈纳克的事业及势力，像是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似的。可以想见秀眠回来后，还来不及叙说旅行见闻，就会让父亲先了解信里说的事。尤其是写到关于大学建校三百年的庆典时，秀眠更以哈纳克这位在庆典中备受瞩目的人物为中心，说到威廉二世与哈纳克间的君臣关系，在上位者重视学者，学者抱持奋不顾身的态度对学术界有所贡献时，对国家也有所帮助，从这方面来看可以说

是榜样。而哈纳克为稳固事业根基，还是回溯至父亲德奥多西斯的事，仔细追寻新教神学发展的足迹。子爵不禁感到疑惑，秀眠对自己专攻的历史都没有说得这么详细，为何独独把哈纳克的事特别提出来写，所以他将这封信细细地读了好几次。他努力想掌握这封信的重点。这封信的内容大概是这样：政治是要和许多人接触的工作。正因如此，所以现在从事政治，就不能忽视许多活跃的宗教。德国在内政上必须融合南北不同的宗教，掌握人心的归向，在外交上，对势力衰退但根基仍十分稳固的罗马教皇也不能大意。所以德国在政治上必须限制但不压迫信仰旧教的德国北部，同时以德国北部信仰的新教的精神，寻求文化的进步。如此，君王在宗教上需要强而有力的基础，这基础的来源就是新教神学。现在新教神学的代表学者就是哈纳克。有人怀疑哈纳克在这样的立场下，多少会为了迎合政治现况而曲解神学上的意见，但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君王也不会要他做那样的事。这就是德国之所以强盛的原因。也因为如此，德国便向世界伸展，并且骄傲自豪。即使像现在社会民主党嚣张跋扈的时代，威廉二世仍可以不用侍卫兵的保护，就和随行武官一起开着汽车，嗒嗒地按着喇叭奔驰在柏林街道，随性所至地参观展览，或是到商店购物。和俄国相互比较，俄国让东正教教会影响力大减，只留虚有其表的形式，可以说是一种愚民政治。这些被愚弄的百姓只要有几个清醒的人，就会变成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所以沙皇如果没有便衣警察层层保护就不

敢出门。宗教信仰原就不需借助于神学，在德国修习神学的人是为了当牧师，那么仔细一想，如果宗教界没有这样的职位，神学就没有用了。但是如果没有学问，那这些愚蠢的人也是没用的。做学问是因为有用处才去学。但旧有的学问并没有宗教家所谓的信仰。这样说来，这些受过教育但没有信仰的人，即使要他尊敬神、相信福音，也是不可能的事。没有信仰的人，也不会认为宗教是必要的。这些人就是危险思想家。这些人一方面倾向成为危险思想家，一方面虽然没有信仰又假装有信仰，不认为宗教是必要存在的，又假装认为是必要的。实际上像这样的人却不少。像德国的新教神学那样，只要能将教义及教堂的历史好好整理出来，在教育上只要有决心，就能看见经由专家洗礼，整理出去芜存菁的教义。这样一来，即使没有信仰也会认同宗教的必要性。这样也能培育出稳重的思想家。德国持这样立场的人不少，这也是德国的强盛是基于神学的原因。秀眠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对哈纳克称扬。子爵也领会了这封信的旨意。

生逢《西洋事情》及《輿地志略》这两本书风行的年代，子爵自己从翻译书中取其所长，在贵族间辩才无碍；在精神方面，除了听依朱子的注释讲解的《论语》之外，几乎没什么朋友，因为天性聪明，所以读了之后往往可以以此自省。儿子信中所提的宗教是基督教，所说的神也是基督教的神。这样的事自己却完全不曾涉略。

家里从以前开始，就有固定参拜的寺庙。在维新时代，

几乎和上一代完全断绝关系，家里的殡葬祭祀，全权交由神职人员处理。自此之后，连神佛也完全没有涉猎，至今除了祖先的牌位外，其他都不晓得。现在住宅里只有祭祀祖先的神社举行隆重的祭典。但自己是否相信祖先灵魂的存在呢？在祭拜祖先时，脑中突然浮现《论语》上说的，祭拜祖先要像祖先在世时一样虔敬。这似乎是肯定祖先灵魂的存在而非得去祭拜不可，而自己并不认为这是存在的。或许自己也认为是存在的。不知会不会太勉强自己相信他们的存在。如此看来，自己大概可以归类为儿子信上说的那种没有信仰却认同宗教必要性的人。不对，不对，不是这样。儿子所说的是认同，那些具有理性判断能力，认为神学里的教义是没有信仰也是必要的。自己从未翻阅过关于神道的书籍，还有自己需要阅读的书籍吗？否则为什么连这些都不知道。这样说来，没受过教育却有信仰的人，直觉上便相信有神的存在，但因为自己并非从未怀疑过，所以在行宗教仪式时，空有形式没有内容。纵然努力让自己相信，也只是徒劳无功。不对，不对。不能说是徒劳无功，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如此看来，没受过教育的人，他的信仰流传下来，但只剩下一点点。但这是认同儿子的想法，认为教育会破坏信仰。果真如此吗？或许真是如此。接受现今的教育是无法将神话与历史放在一起讨论的。诸如世界如何形成、如何发展，人类如何出现、如何发展，这些事若拿来研究，不论以何种浅显的方法，都必须考虑各种细节。而研究这些事，就不能将神话当

成事实。

将神话和历史分开研究时，就会对祖先灵魂及其他神祇是否存在产生疑问。如此一来，难道前途不会有危险阻碍吗？到底世人对这样的问题如何思考？对神灵的存在，以前的人认为是真的，现在的人认为是骗人的，世人能平心静气地认为此事理所当然吗？所谓的宗教仪式，都是空有其名虚有其表，难道世人对此也视为理所当然吗？而且，将神话当成历史般告诉小孩，难道大家也觉得理所当然吗？不论是谁都会将神话和历史当做两码子事，但又特意将其混在一起教给小孩，这样难道不觉得奇怪吗？自己完全不相信这样的事，只是遵循习俗而已，但稍微细想一下就会觉得这是荒唐的事，因为像那样的习俗是以前相信神灵的存在才有的，流传至现今不相信有神灵存在的时代，这样的事不知会持续到何时，不知何时才会消失，对这种事难道不会放在心上吗？将自己不相信的当成相信的，而且不但不为这种虚伪的事感到内疚，还教给小孩。难道未曾想过，如此一来，小孩的心理状态会变成什么样子吗？儿子信上说他虽然没有信仰，但是认同宗教的必要性。不得不认同宗教的必要性，是因为世人虽然认为宗教是必要的，但同时又不认为神话是历史的一部分，也不相信神灵的存在，认同现今宗教是必要的，但未来却不一定需要，难道不觉得这么说太不负责了吗？

事实上，大部分受过教育的人都有思考能力。当然在这多数的人之外，也有人想挽回现今的颓势。这种人就是儿子

所说的只是信仰神、相信福音的那群人。但也有和这类似的人，就是儿子提到的所谓模仿的人。这种人靠不住吧！再来看立场相反的意见，有人就老实地说，即使没有信仰也不需要宗教，这番话被某些人用来作为言论的依据。儿子说这些人就是所谓的危险思想家，那些意识到这些危险思想家而紧张的人，出乎意料地好像也没注意到这种事。事实上，在这些所谓妨碍治安、违背善良风俗的条款下，也未曾听说惩罚过这样的人。就算这种事被揭发，也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结果。这难道不是人类力量所无法做到的吗？果真如此，揭发的人不是比那些不闻不问的人更加危险吗？儿子不会一头栽进这种危险的事吧！或许是儿子在研读专门的学问时，意外地接触到这样的问题，自己也觉得不安，所以才写信给我，还是因为这个问题不能等闲视之的缘故呢？

五条子爵读了秀眠的信，一面自我反省，一面检视这个社会，大略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但是没有和儿子相互讨论，好像也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反正儿子也快回来了，等他回来再说也好，所以回信并没有特别谈到宗教问题，只说大概了解了，希望秀眠能有稳健的思想以便成为国家的栋梁。而秀眠那里也不清楚父亲对自己信上提的事领会多少。

秀眠向来会将想到的事告诉别人，或在信中提及，即使那人无法十分了解他的意思，他也不会要求别人非得改变想法和自己一样不可。只是借由谈话、写信，可以清楚地将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这样就感到满足了。然后自己的思想又

接受新事物的刺激，又转移到其他方面。所以那时子爵虽然在回信中仔细说了，但秀眠现在不知是否仍能在同一个问题上，发表让父亲满意的见解。

留学时健康情况颇令人担心的秀眠，好像一出发就恢复了精神，从捎来的信中可以看出似乎挺活泼的。在德国时一位和秀眠交情不错的同族的人，回来之后到子爵家拜访，也说秀眠不但用功而且干劲十足，并开始和上流社会的人士往来。在某夫人的寄宿学校里，住在那儿的年轻男女一同去看首演的戏剧时，秀眠还说若是五条子爵一起来就更有意思了，子爵夫妇听了这番话满心欢喜，一心盼望秀眠成为一位健康的孩子早日归来。

秀眠留学前还带着点稚气，经过三年完全变成一个成熟的男子，气色变好，身材也较结实。但是等着儿子回来的夫人，注意到秀眠的情况实在是说不出什么开心的话。从他大学毕业至出发留学的这段期间，好像一直在担心什么事似的，对人也是心不在焉，沉默少话，原本以为回来之后就会恢复了，但回来之后却和出发前没什么两样。

这是到达新桥那天的事。前来迎接的亲朋好友，多到可以排到宅邸，五条家只端出一点酒菜招待这些人。这件事过了之后，子爵和秀眠间有这么一段对话。

子爵穿着和服裤裙盘坐，在烟管里放进烟丝抽了一口，消瘦的脸上眼尾布满皱纹，他高兴地盯着儿子看，只问了